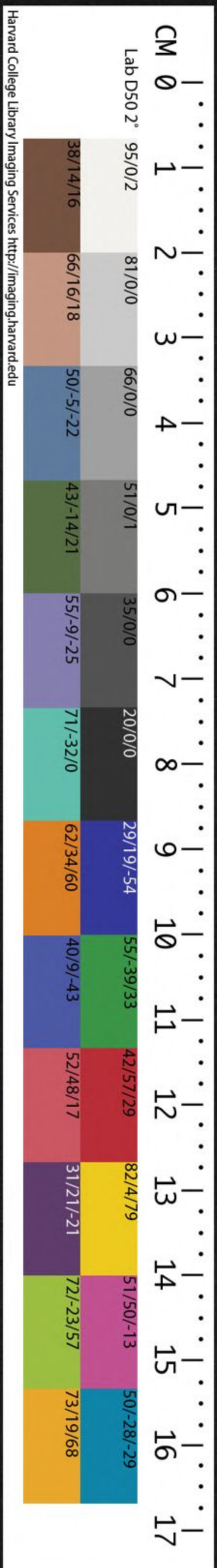


T 856/4431 (1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60



四書諸儒輯要論語卷十四

都梁李沛霖岱雲泰訂

男

學曾魯堂
夢雷廣思

全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首全首

此廣原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也。邦有道二句勿平講猶云邦有道穀與邦無道穀皆可耻也。知得不能有為之耻與不能獨善之耻無分高下便當以濟世為功不可以潔身自高矣。方切對狷者說。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序 昔者原憲狷介有餘而進取不足一日以耻爲問毋亦惟是潔修廉退之風足以高一己之守歟夫子廣其志曰君子立身天地間貴有守也尤貴有爲若邦有道不能有爲而但知食君之穀雖非枉道未免素餐邦無道不能卷懷而猶然食君之穀則徒貪位而不能獨善二者皆可耻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有爲者也亦未有不能有爲而徒貴有守者也子其勉之

疏義 朱子曰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耻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未免蹈素餐之愧故以是而並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未爲耳○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陳新安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

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

附 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其訓確矣今必添出邦無道亦當行道濟世來見不可徒知食祿議論豈不甚高不知無道皇皇不過孔孟濟世之心耳其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聖賢何嘗無道而必用乎觀夫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云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可見無道獨善自是正理如此夫子斷不因原憲不能有爲而教之無道亦用世也

克伐怨欲不行

此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當玩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不行還未得爲仁呂晚村曰不行是外面阻遏不是根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仁則私欲淨而天理行渣滓消而本體見非自然勉然之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原憲又問：人心至虛，而物欲蔽之，則私出焉。如克伐怨欲四者，皆心之私而為仁之累也。若能皆制之而不行焉，私念既遏，天理自存，意其可以為仁矣。

論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彼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雙峰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林次崖曰：克伐二者相為用，好勝則自矜矣，自矜則好勝矣。○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陸稼書曰：這一章見制私不足以為仁，而仁之為仁可知。大抵人心本來皆仁，都

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叫做己發於事前，便為意必發於事後，便為固我發於喜怒哀樂，便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便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辭受取予之介，則操守多遷移。

附憲但曰不行焉，分明是有是四者而不行，非無是四者也。着力堅忍，所以為難。○謂原憲只是能守而不能知，亦非也。若全不辨得如何為克伐怨欲，却如何會不行，只是知得不精明，不能如顏子之烈火不可犯，故四者之根常隱伏耳。即守有餘，亦只是堅強忍耐得存養，克治畢竟也。自欠了若能敬以存養，便可消除根株，有四者而不行，只是省察邊事。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

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情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序講子曰：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制之使不得行，非有定守者不能。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今但不行，只強制而已，保無潛滋暗畏而不覺者乎？以之為仁，則吾不得而知也。是則制私不可以為仁，仁則無私之可制，學者觀此可以識仁體矣。

疏義末子曰：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闢進於胸中，則夫

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問可以為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不行只是過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它在裏。○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問克伐怨欲，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過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只自家已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猛勇決去。平居莊敬

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于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于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夜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持矣。○呂晚村曰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芽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于中者為主制于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盡是哉。

附 呂晚村不以自然勉強分仁與難極是但謂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却欠精細先難之難與不行之難似當有別先難之難指克己之功不可畏其難而不前進也不行之難是見極力強制亦非易事也原憲不行不但與顏子克己不同並與仲弓敬恕亦不同克己是一刀兩斷此旗一麾三軍退聽者也敬恕是存誠閑邪所謂閉門自守不放賊入者也有顏子殺賊之功固是無賊有仲弓防賊之功則賊自必散去亦可至於無賊若原憲之不行是忍着在內不放出來如家中有賊相似雖能禁止不偷盜然却關在門裏防閑不到終必為害人只知與顏子之克己有別而不知與仲弓之敬恕有別故猶看不透耳。○不行是在外面看見無是四者其實心中此四者未嘗忘也若合下掃除四者少不得用戒懼慎獨之功無他捷法但以原憲如此堅忍力量做時自勝他人耳若謂難與仁是一路工夫則不然註於難則曰有是四者於仁則曰自無四者可見所爭在有無之分謂正從難處用功者非是。○中庸莫見節言慎獨工

夫是指幾之方動而言故註曰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此言爲仁大段工夫自重持敬涵養故註曰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曰藏曰伏甚重未發之先說臨發時方刻亦只說得省察半邊○可以爲難難字原要兩面對看人有克伐怨欲而不能制憲能制之使不行自是遠過於不能制者此亦未始非許之之詞也然着力持守是他得手處卽是他受病處故雖難而究不可謂之仁也程子註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這便是許之之意胡氏謂用力於夜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者難這便見用力雖難而非仁之意對仁則不知又何嘗非不滿之詞

而懷言全旨

此章見爲士者當心無所累士字重提居字所指者廣凡一切便安適意之境宅身其中有令人戀戀而不忍舍去者皆居也懷居一念卽此便是損德廢業

卽此便是不足爲士不必到不足爲士上方推說損德廢業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序講子曰爲士者正誼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心爲形役志爲物損其識趣卑陋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爲士哉爲士者洵不可不以理制欲以道御情也

疏義朱子曰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有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爲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

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胡氏曰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

附 虛齋謂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當無不為方為不足為士此說極細即輔氏謂意所便安者戀戀不能忘則於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內則損德外則損業亦是後一層語只便安處戀戀不忘此心當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為士了○或問謂夫子之言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爾則懷居只指因其已有而戀之非因其未有而思之也今註不但曰意所便安而曰意所便安處蓋身所現在之處有可便安則繫戀而不能舍也故居字所指自廣其不曰身所便安處而曰意所便安處者以士所處之境有順有逆或不盡便安而意則無人不可便安之處也朱子一語而精微如此○凡私皆能令人便安凡

人未去私皆有意所便安處愈泊看愈佳

邦有道言金言

此樂論君子處世之道制行無時而不危見君子守身之節出言有時而可孫見君子保身之智○君子言行當下自是高峻非自他人視之才高峻但君子非有心要高峻耳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序 講子曰君子道與時宜貞其不變之操以善其能變之哲蓋莫重於言行矣如邦有道君明臣良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明是非辨邪正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嚴取與潔去就行人所不敢行非故欲危其言行也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直道而行也如邦無道君闇臣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而不

變已之守。至於言則少加遜順而不激人之怒。非阿諛以從俗也。蓋道與時違。不得不委曲以遠害耳。君子持身立言之道如此。

疏義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附錄 君子因時制宜。非貶道以從時也。蓋事到這裏。理勢須得如此。此即義之所在也。行所以持身。原不干人事。故終無可變之理。言則發乎邇。見乎遠。過亢則招尤起釁。故必有當遜之時。遜亦非徒悅乎人。正所以婉行其直也。危言如侃侃一般。言遜如聞聞一般。○白家若有高其言行之意。便是矜氣傲志耳。惟

只是當理以為言行。從眾違眾。皆非所論。則人皆委靡。而君子獨高峻矣。此間須知只是一箇義字作骨子。

有德章全旨

此聖人重內養意。德仁足以包言勇。而言勇不盡由德仁。此內外本末之辨也。必有二字說的煞。不必有三字說的活。○不必將德仁較量。只各開就德言仁。勇對勤為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定論 子曰：吾儒之為學也。體立而用自行。惟其養之於內者為足恃而已。今夫行道而有得之謂德。有德者和順積中。雖沉默不露其言。而當建議之時。自然

英華發外而順理成章。吾知其必有言矣。彼有言者，斐堂足聽，或出於便給，未可知也。不必有德也。欲淨而理全之謂仁。仁者中無私累，雖淳厚不露其勇，而當任事之時，自然見義必為正氣無阻，吾知其必有勇矣。彼有勇者，果敢自雄，或出於氣矜，未可知也。不必有仁也。此觀人者，不得以其末而取之，而學者尤貴於務本也。

疏義 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蔡虛齋曰：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呂晚村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

附添 夫子只言內外本末之理，如此何嘗曰觀人者當以是而觀也，並修己尚

是章後勉勵語，何處着得人一字？自虛齋開其弊後，遂有單在國家用人立論者，謬而益謬也。呂晚村謂括為學觀人兩意，而為學是急，愚意本文急扯為學，亦屬多事。且要在必有不必有之理，看得通透耳。○有德者必有言，便要從有德內看出言來。仁者必有勇，便要從仁內看出勇來。方見貼切。與下言勇有別。若下句言勇，且要就好一邊，槩說不要認煞，便佞口給血氣之強，方看得不必有三字活。蓋有言勇者，未嘗限定無德，仁不必有耳。註中兩或字正細。○有德雖泛言仁，固心德之全。然此德字未限定是偏端之德。看註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則此德字未可淺看也。德在中言見於外，註只以中外對說，仁是心無私勇，是能有為。註亦只以心與事對說。饒氏隨所得淺深，皆可為德，尚說得活。虛齋直謂其泛而偏，則更悞矣。

南宮章全旨

此見人當尚德意，適以德與力並問。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可

見○註中适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云云玩小註及大
全皆如之蓋天道嘗定惡未有不酬而善未有不報者适自是正論但理有必
然而數則難定况以禹稷比孔子尤有難於答者一不答一出已相喻於言外
矣但恐人不喻其旨故俟其出而贊之又所以堅天下後世尚德之心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羿
五報反盪士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
代之夏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
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
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序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嘗聞有窮后之君名羿者善射羿臣寒浞之子羿能

陸地行舟權力之雄天下無能過矣乃羿為寒浞所殺羿為夏后少康所誅
不得其死所然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勤勞躬稼之事其勢亦甚微矣然禹
受舜禪稷之後至武王而皆有天下興亡得失之故果安在哉适意欲以羿奡
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而謂力不可恃而德有可尚也夫恃力者亡
尚德者昌理有自然而數亦難定尤嫌於傷時忌於自在故付之一默而不答
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夫子乃嘆美之曰自世之尚力不尚德久矣今即适之言
而觀其行君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即其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若人
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時為趨向者所可比哉

朱子曰此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
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
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亦見孔子不
恁地作鬧得過便過○适之言亦不為不是問得也踈禹稷是好人羿奡自是

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駭。正如仲尼賢如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駭問。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蔡虛齋曰。南宮适所言。似問而非問。非問而似問也。答故當不答。亦可。若适正問曰。何如。或云。是何也。則夫子亦安得全然無一言。○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呂晚村曰。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附參 此章不答之意。因有下尚德一贊。遂將夫子意思。與南宮适渾同看了。不知适與夫子所見。似同而實異。适見得福善禍淫。是天道必然之理。見人當為

禹稷尚德之心也。聖人並將此層掃却。見不必計到禍福上去。即有時善不福。淫不禍。而禹稷之當為者。自在也。是尚德之心同。其所以尚德者。自異。然於其出而贊之者。亦以非适不足以語此也。适之所見。知命之學。夫子所見。立命之學。惟知命乃可以語立命。故夫子既不答而復贊之。南宮适忽舉羿奡。禹稷來問。意中必有所指。然必因福善禍淫。乃修德。聖人却又不如此。故聖人不答。适既出了。聖人想見舉世尚方。而适獨尚德。在當時人品。可謂高矣。故復贊其為尚德君子。不要將不答與贊詞。一直看了。語類中。看不答似有三層。實只得一箇意思。蓋禹稷賢於羿奡。這更何消較論。故擬非其倫。亦只是現成道理。更無可說。禹稷自當興。羿奡自當亡。故把做不好也說得是。然禹稷有時而不興。羿奡有時而不亡。更何害。故把做好又無可說。事應然不然。總不是聖人意中事。聖人只知修德而已。故三說只是一說。适尚德之心。是信得天意。及見福必於善。禍必於淫。不以眼前有權力者。自墮於修德之志也。夫子尚德之心。

却是不必之天而必之已。卽福不於善禍不於淫而修德之心自若也。但此意不同。夫子不妨爲適言之而必置之不答者則以適實有貶當時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敢當故不答耳。若將適言作盡頭道理便非。當時有權力集註亦是概說並無單指魯三家之意以禹稷比孔子亦不是顯然比孔子只當時有德者無如孔子則便是尊孔子矣其實只是當尚德不尚力之意。

君子道全

此勉君子而懲小人見全仁之難也。天理渾全之謂仁。君子稍有毫髮之間也。算不得仁。小人雖有一念之善。決當不得仁。惟聖人然後能全乎仁。有君子而不仁者。何況於小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序 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君子志于仁。宜無時不

仁矣。然或存養稍間。發於不及。覺者有之。省察偶疎。動于不及。持者有之。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天理有時間斷。而容或不仁者有矣。若夫小人爲物所蔽者。已久。爲欲所溺者已深。本心盡亡。雖天理有暫萌之時。終不勝其物欲之私。固未有能仁者也。夫君子可不益密其功。彼小人者可安于自棄乎哉。

疏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雙峰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附 君子而志於仁。則大端已都是仁了。有不仁。只是照管不到耳。小人志原不在於仁。卽有些須仁。非其本心。要如此。能勿軒謂此卽大學誠意章事。蓋君子是意誠後。打破善惡關頭。務決去而求必得矣。其或心有不正。身有不修。

者檢點之功疎也。小人尚未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意之所發都是私欲未
曾打破向善關頭如何得有仁處也。若不是全體之仁主心之精微上說如
何輕絕小人。決言其未有且只就大槩處看則既是君子亦斷無大不仁矣。只
看兩而字轉進一步看君子小人便是在毫忽處辨矣。蒙引大謬。

愛之旨全言

此見爲父與臣者當善全其愛忠之心。蓋爲世之知愛忠而不知所以行愛忠
者發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勿能二字見理所當然勢所不得不然所以教
天下之爲愛忠者道不出此。示人以愛子忠君之則是正意而子之善體其
勞君之善納其誨意在言外。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序講子曰父之於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不以庸愚待其子必以賢智待其
子凡所爲責成與戒敗者一出於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將能已乎
臣之於君無不當忠果以忠焉則不以中主望其君必以聖明望其君凡所以
陳善與閉邪者一出於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心將能已乎爲父與臣
者各盡乎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矣。

疏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

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
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言以明
之。蔡虛齋曰愛之與勞忠之與誨似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也愛而不勞亦
不成愛忠而不誨亦不成忠。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夫不愛人
則已愛之能勿勞之乎言其勞之也必矣以此見愛而或不勞者禽犢之愛非
所以爲愛也忠而或不誨者婦寺之忠非所以爲忠也。呂晚村曰夫子所以

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總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附。不勞不誨。便是不愛不忠。能勿二字。方覺有力。勞字內兼子之賢不賢。誨字內兼君之信不信。能勿之理。方周盡。愛而勿勞。禽犢之愛。忠而不誨。婦寺之忠。一反對便見其重。勞誨一邊究之。禽犢之愛。算不得。愛婦寺之忠。算不得。忠則勞誨。仍只在愛忠裏面也。愛忠勞誨。要看得是兩事。又是一事。愛忠上。事體多不止於勞。不止於誨。所謂兩事也。勞之當下便是愛。誨之當下便是忠。道理只一滾流出。所謂一事也。玩能勿二字。勞誨自從愛忠內流出。自然而不容已。虛齋謂理勢之必然者。未嘗不是時解。謂若作理勢必然。則聖人不用更為置辭。不知愛之便勞。忠焉便誨。雖出於理勢之必然。而人多蔽於偏私。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故聖人提醒之曰。愛而不勞。非愛也。愛之能勿勞。

乎。忠而不誨。非忠也。忠焉能勿誨乎。提醒人知勞知誨。又只在兩乎字上。正以理勢之必然者。而醒世之不然者也。何嘗與蘇氏註背。

為命章命言

此見鄭國之命。更四賢之手而成。其命為最善。非他國之命所可及。故夫子稱之。草創又須討論。討論又須修飾。修飾又須潤色。鄭經四人之手。正見其難。其慎必至於善。而後已。就為命說。乃是正意。至表四人之長。已足餘意。至謂子產本可以兼草創修飾討論。特不欲掩三子之長。故各用之。而以潤色隨其後。此又是偏論。至凡事俱當集眾賢之長。更是章外意矣。

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禘。神也。世叔。鄭國大夫。行人。子羽。鄭國大夫。東里。子產。鄭國大夫。潤色。潤飾也。

反林

禘。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言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

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原子曰國之辭命所以講信修睦也。况鄭以小事大其爲命尤不可苟矣。鄭之爲命也以禪謀善謀則使爲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意思恐無斷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求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雖經評駁詞意恐未停勻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飾之以添其太簡。然雖經裁割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固執國柄者又從而潤色之。化陳而新。易俚而雅。而辭命乃成焉。夫一辭命也。鄭能用四子之長而四子亦各效其長。此應對鮮有敗事也。命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疏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雙峰饒氏曰禪謀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

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附此章見鄭國之命更四賢之手而成其命爲最善。其他國之命所可及。故夫子稱之非命在他國爲小節。在鄭則全賴此立國也。子產當鄭如作丘賦鑄刑書上下有章都鄙有服許多大事就理。豈單靠爲命立國。若以鄭小介於大國賴之則其他小國亦孰不賴之也。○修只是去其繁飾只是益其簡使之長短得宜之意。若以飾爲文飾則不消更潤色矣。

或問章全旨

此聖人評論春秋大夫而各當其人。三段隨問隨答本無關紐。只閑閑評論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春秋時以爲人物巨擘。故或人舉以爲問。夫子於子產則稱其心於管仲則稱其功。不沒人之長也。於子西則外之而不數其失。不揚人之惡也。蓋聖人於褒貶中而寓忠厚之意如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序 或人問子產之為人子曰子產之德澤歌頌於國乃寬猛兼濟不專於惠然其心則以愛人為主蓋惠愛斯民之人也

疏義 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

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

附 泰子產猛以濟寬而適成其惠朱子却謂於先王之政之教誠有所未及者蓋聖學王道只是當寬而寬當猛而猛做到恰好好處不得名其孰為寬孰為猛

也子產尚嚴猛處人得指之為嚴猛到用寬處却又一味慈愛了如鑄刑書是他嚴猛底事猛底自太過一用惠便以乘輿濟人慈惠又過當如何是先王之

政教但他心自是愛人為主聖人亦是節取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名曰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序 或又問子西之為人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見其不足為輕重也

疏義 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聖耳

附 泰夫子於子產即其心而指之為惠于管仲即其功而明其服人子產之功雖不及管仲而心有可取管仲之心雖不及子產而功有可嘉若子西則心與功皆無足取故置之於不論焉○不能革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錯了沮昭王

用孔子則又蔽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本末皆無可觀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或又問管仲之爲人子曰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仲相桓公桓公以其有功奪伯氏所食駢邑三百戶以予管仲斯時伯氏宜怨仲矣乃伯氏心服仲之功後至窮約飯疏食至於沒齒並無怨恨之言夫仲之功能使讐已者忘怨其功之大何如哉

疏義朱子曰人也二字范氏以爲盡人道恐非管仲所能當○人也猶詩所謂

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個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言仲也未盡得人道在

附錄注云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觀此則似伯氏卽怨亦當怨桓公而不當怨管仲矣而此獨以沒齒無怨爲服管仲之功者以桓公時管仲當國子奪之權皆仲搃之故奪伯氏之邑雖出自桓公而實出自仲今又卽以與管仲苟非功誠足以服之安能無怨觀本文奪伯氏駢邑三百緊接人也說下未有桓公字則知註云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蓋字是推原之詞○不重伯氏自知罪意亦不重伯氏能安貧意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舉沒齒以該至終身而總歸到無怨以見仲之功足服人處仲生平之功甚多足以服人處亦多聖人因難枚舉故獨舉奪邑事是把極難服者來說以該之

貧而富金言

論語

七

三樂齋

此就常情事勢而別其難易也。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註中勉其難，不可忽其易，其精不必單重上句。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忽其易也。

原義子曰：人情處貧之境，多所怨恨，乃能處之泰然，略無怨尤之心。此非安於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實人之所難。人情處豐富之境，好生驕逸，然稍知義理者，便能安分自守，其恬以處之，而不至驕肆者，猶為人之所易。常情如此，所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

疏義朱子曰：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也。○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語而夫。

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細作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好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

附參朱子云：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可見雖無怨恨之心，猶未至於忘貧境界。若樂則非但樂貧，乃雖貧而亦樂地位，與此懸絕，故無怨中只有天性恬淡，與學者刻厲兩種。若血氣激烈，則正是怨處。聖賢樂天又進一境語。○無怨無驕在人心裏，說不在世情上說，但難易則勢使然耳。○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本是平說。若兩句竟用側下，或重處貧一邊，即非語氣。

孟公綽章句

此見人不可枉其才，只就公綽身上見其所長在此，所短在彼，亦以見家老之所宜在此，大夫之所宜不在此也。惟從老字、大夫字，追取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本分而用人當各任所長自見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各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序論子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若使之爲家老雖趙魏晉卿大家亦能居其位而無愧彼廉靜寡欲固優於此也若以之爲大夫雖滕薛小國亦不可爲蓋大夫非有理煩治劇之才不足以勝其任彼固不足以辨此也公綽之爲公綽如此

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

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蔡虛齋曰夫公綽本大夫也而曰爲趙魏老則優已自見得不足於大夫之任矣且公綽魯大夫也而曰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聖人不欲顯斥之然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爲於魯之大夫矣○公綽爲魯大夫而夫子曰云云分明是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附錄 饒雙峰有公綽爲魯大夫不稱職之說謂聖人言中包得此意則可謂聖

人專爲刺魯而發則不然當日魯大夫之不稱職者想亦不乏夫子何獨於一廉靜寡欲之公綽而惜之如饒氏說則是徒著其短而非取其長並本文趙魏老亦覺落空不知聖人立言平衡不爽斷不虛下一字公綽大夫聖人借滕薛以議魯或亦可通而又下趙魏老三字將引三家用公綽耶必不然矣大抵將解本饒說而衍之世人愛新奇故久而不廢愚謂只就公綽身上立論自覺該廣者聖人之本意也○聖人謂其可爲趙魏老不是徒欲強公室而弱私門謂

其不可為滕薛大夫亦不見欲舍廉德而取貪詐。○大家勢重家老望尊便見廉靜寡欲者可以優為無諸侯之事無官守之責便見雖短於才亦無妨也。滕薛國小事繁大夫位高責重便見非短於才者所能勝任。雖廉靜寡欲亦未濟也。意思亦交互說而有所專重。若必謂短於才乃優為趙魏老則豈有才者必不可為乎。若謂廉靜必不可為大夫則大夫皆取不廉不靜者乎。新安分說已不善。晚村反欠分曉。○世有廉靜而又不短於才者亦有短於才而尚不廉靜者。非廉靜者必短於才而短於才者必廉靜。公綽却是長於此而短於彼者耳。

成人章全篇

上節告以人道之全。下節告以人道之重。子路中和不足而忠信有餘。成人其可進矣。故兩語以成人之道。即其已能者而進之以所未及也。兩節俱有亦可二字。前條對聖人說。後條對上節說。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序講

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聖人踐形盡性。固人道之極至者也。天下豈槩見

哉。誠若臧武仲之明知。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材藝。兼四子之長。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於至當。樂以和之。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於和平。則才全德備。渾然粹然。以為成人亦已可矣。若此者。材兼眾善。德備溫文。意惟三代以上之英為然乎。而非所論於今矣。

疏。朱子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也不是據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此只是集眾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而至於成人也。○蔡虛齋曰。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

說合亦可以為成人。○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陸稼書曰。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力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即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為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

而註云才知禮樂有所未備明是以才字代藝字

附注註既云兼四子之長則未有此四長須要兼之如何卑靠本質得故此節以質學分貼者非也兼四子之長必須有工夫但兼得知廉勇藝是粗一層工夫木免尚有偏倚駁雜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然後進於中和是又加精一層工夫此意無人透發○若字甚活非四子之知廉勇藝已到極處特舉自前易知者以為言耳如武仲雖知何嘗能以之窮理下莊雖勇何嘗能以之力行故註但云足以窮理足以養心云云見兼此四者已是有箇胚胎了須再文以禮樂方能渾然粹然○註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是恐徒向外面講文之則文以禮樂皆粉飾之具矣故必德成於內而文自見於外總算得文之工夫盡美盡善到中正和樂處

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蒼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序夫子既告子路又更端而言曰兼四子之長而文以禮樂成人固有然矣

然必如此乃為成人恐當世未易得其人也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然哉惟能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而臨財無苟得見危難雖授命亦甘焉而臨難

無苟免。要而久矣。則其言爲平生之言矣。而歷久不忘。始終而不變。不必才知之悉備也。不必禮樂之可風也。有是忠信之實。亦可以爲成人矣。由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成人者。可及也。由也勉之哉。

疏張南軒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免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失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蔡虛齋曰。廉勇爲德。知藝爲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矣。○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呂晚村曰。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

附亦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觀兩見字。便知語意中有兩則字在。若忽過兩見字。

則思字中。便有遲回欲得之心。在擇字中。便有顧慮怕死之心。在精神都不緊。奏矣。須知兩見字。是猝然而投。一霎時便思義。惟恐其非。義授命。惟恐其惜命。是何等卓然不苟。毅然不回。蓋舉心動念。只是當下辨取。方是忠信人品。槩不可過深。以此三句。只是取舍之分明。未是存養之功密。○見利二句。在初頭上。驗取久要句。却又是末稍驗取。○朱子於語類多善胡氏之說。以下節爲子路之言。不敢遽從者。以本文無明徵也。今晚村將今之成人。看作薄之之辭。非每况愈下。乃抑折子路。激奮他進取。此亦是從註中既答而復言之。內想出體貼甚佳。

公叔宣會

此亦聖人衆好必察之意。上節欲核其信。見矯情之非中。下節姑存其疑。見時中之不易。合之而文子之爲人。廉靜亦可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序論昔文子為人廉靜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於公明賈曰人謂爾夫子平日不言不笑不取信有之乎子左右爾夫子者也當必得之聞見而知之真矣夫子此問蓋疑其過中而不近人情也

疏義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附注雖過實之名必有所自來此註推其故以為必廉靜之士○不言不笑不取乃必無之事時言樂笑義取又非易能之事集註於兩面夾看知文子必廉靜之士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于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

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原論公明賈對曰我夫子豈全不言不笑不取者乃人以此相告始言過其實也然而爲是言者亦有由夫蓋言之所宜者時耳不當時而言人必厭其言矣惟夫子言因乎時時當言然後言則其於言也非隱非躁人自不厭其言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笑之所宜者樂耳無可樂而笑人必厭其笑矣惟夫子笑因乎樂遇可樂然後笑則其於笑也非諛非傲人自不厭其笑雖笑而實若不笑也取之所宜者義耳非其義而取人必厭其取矣惟夫子取因乎義義可取然後取則其於取也非貪非昧人自不厭其取雖取而實若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人之稱文子者矯乎人情固過矣賈之稱文子者協乎時中則又過矣故夫子疑其詞曰如子言夫子其時言樂笑義取有然豈其果時言樂笑義

取然乎。蓋時人之稱文子猶為不情之言。公明賈之論文子則是時中之行。故夫子疑之始也。欲核其信。繼也。終存其疑。皆眾好必察之意也。而要之。文子之廉靜亦槩可見云。

論語 朱子曰：時然後言者，言說底不差過它時節。○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惟其人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

附 他處然後是着力之辭。此乃是言從時生笑從樂生取從義生之謂不厭。又從然後中來，須看他輕輕淺淺已說出絕大道理。○賈非於人言之外，自為一說，正是破解三不字。蓋不言不笑不取之稱，是坐定底了。時言樂笑義。

取則自賈今日方辨白出來耳。○其然承賈之言而按之，豈其然乎？方是疑辭。此可決文子之必不能而聖人但疑之，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臧武仲

此夫子誅武仲無君之心。首一句是按，下二句是斷。以防二字是書法。武仲據邑求後，分明是要君是事。不如此而意則如此，實有可誅也。○仇滄柱曰：得罪出奔，立後在君，自求為後，此一罪也。既奔於邾，復歸於防，據邑以請，此二罪也。然求後之情可原，而以防之意難宥，斷以要君賈誅意之法。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

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原 謹子曰武仲得罪於季孫自防奔邾則立後與否魯君主之非仲所得專也。如謂先人不可失祀則歸于魯以身請之或待罪于邾使人以辭請之亦可也。乃自邾如防使人請之魯君求立其後嗣推其心以為若不從其請則將據邑以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彼未嘗以防為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按迹誅心武仲亦何所逃罪耶。

疏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錫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錫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蔡虛齋曰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要有挾而求也武仲以防而未後便是挾防而求史曰挾韓而議是也。

附 亦以防求後要君之罪甚明而當時不以要君之罪罪之者以其為要季氏云云也惟其以要季氏為武仲解而武仲要君之罪乃得漏網矣以要君之大罪而得漏網故夫子明正其罪而有雖曰不要君云云也故他處雖曰是假設之辭此處雖曰是坐實之論將曰不要君作一連而以雖字撥轉下吾不信也。

愈嚴冷矣。○防魯之防也。求後亦求於魯也。君即魯之君也。以魯之防求魯之後而謂所求者非魯君而可乎。武仲本魯大夫。聖人第說以防求後足矣。而必下一魯字。正見非季之防。非求後於季氏而獨曰要季氏乎哉。當時見其卑辭請後。以為志存先祀而稱其仁孝者。此淺一層看武仲者也。見其有紇非能害知不足之語。以為要季氏而避邑者。此深一層看武仲者也。聖人自對深一層說。蓋稱其為仁孝者。並無不要君之說。聖人何自而有雖曰不要之說。惟以為要季氏者。是教他來告之辭。瞞過了。只道不要君。故聖人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言文公論

此夫子就桓文之行事而斷霸之亦遞降也。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謫。故發之正謫。以事言。不以心言。言心則皆不正也。而其事則彼善於此耳。

子曰晉文公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謫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謫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謫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序論

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雖其以力假仁。心術同歸於不正。然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於此者。嘗見晉文公所行之事。大抵踪跡暗昧。而陰謀取勝者居多。如楚圍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至於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上。始謫而不正也。又嘗見齊桓公所行之事。大抵舉動稍知正道。而不尚詐謀者居多。如楚未服。則問王祭不供。而責尊王之義。楚既服。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於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猶正而不謫也。桓公以事之正而飾其

心之私。文公以心之私而濟其事之詭。雖功罪同而優劣必有分矣。霸術其遞降矣哉。

疏朱子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晉文與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逐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蹺蹺。○林次崖曰。晉文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俱就其行事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註云。彼善於此。有分曉矣。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文公則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皆是舉其行事以見之。

附二公既心皆不正。則人品都只是一般。譎而不正。正而不譎。却是各人作事術法不同。桓公是在那正上用術法。文公是在那譎上用術法。就術法上論。桓尚強似文耳。後世用兵。動云詭道。惟恐其譎之不至。不知此正其遞降而下。

也。○霸自齊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齊桓。但從譎而不正。倒遡正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變於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王處。不但子桓有傷世變意在。

桓公管仲

此章許管仲有仁者之功。子路責管仲之不死。是在心術上論仁。夫子言仲留不死之身。利賴生民。是就功業上見仁。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管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序子路問於夫子曰。人臣之事君也。死生以之。如管仲召忽。皆相子糾者也。

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其難。可謂殺身以成仁矣。而管仲獨不死。忘君事。

管忍心害理甚矣。以由言之。管仲其未得為仁乎。

疏義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

附添相桓多少事。都從不死生來。子路只責重不死而事仇之意。即包在忘君之中。在子路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則管仲縱不事讐。只當下不死。已自是忍心害理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皆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原議子曰。子以仲不死為未仁。孰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當周室衰微。夷狄強盛之時。桓公九合列國諸侯。尊周攘夷。一以信義服人。不假兵車之威。而諸侯懾服。伊誰之力哉。皆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為事。今仲不

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之及人。無窮。列國大夫孰有如仲之仁者乎。孰有如仲之仁者乎。子奈何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

疏義朱子曰。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

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又曰。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

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

章匹夫匹婦之說。亦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

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

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蔡虛齋曰。夫惟桓兒而糾弟。則忽

之於糾雖有可死之道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事之理。○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也。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耶。然非管仲之善為謀不能及此。

下章霸諸侯一匡天下重尊周攘夷說見其能定君臣之分立華夷之防。故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此章不重此意只是不以兵車惟以大信大義服天下諸侯省了多少戰爭勞攘保全民命不至腦肝塗地豈不是利澤及人有仁者之功乎。不然即能尊周攘夷却假兵車則功尚未立先害了多少生民如何算得有仁者之功。○如其仁雖不必指定召忽不如管仲之仁然却因上子路以管仲不死為未仁而舉召忽之死為例則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即是以召忽之死為仁矣。聖人却道誰如其仁則亦未嘗不有召忽不如管仲之意。今要揚

起召忽之死為是則謂聖人之意不如此。試看下章匹夫匹婦之諒朱子即指召忽說亦可見矣。○朱子明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即此見管仲之不死不為害義矣。乃諸家不失出則失入非朱子之意也。吾即以衛事証之。輒不當拒父者也。猶子糾不當與兄爭國也。子路事之卒死於難而不可謂之義也。非死之不義以當初事之時不得義之正故雖死不足言義耳。子羔亦事之卒不及於難而夫子亦不責之以不義也。非義不當死以當初事之時未得義之正即有後之死亦無補于義故亦可不死耳。今管仲召忽雖奉子糾出奔不可謂不義而輔糾以爭國則不可謂義猶衛輒嫡孫當立不可謂不義而稱兵拒父則不義矣。然管仲召忽既輔子糾則於殺糾之時亦非不當死但死之亦無救於爭國之失此召忽之所以未為盡得也不死亦無加於爭國之失此管仲之所以不必厚非也。死不死之問總不足以言義故謂召忽之死為死義則可謂召忽之死合乎義之正則不可

謂管仲之不死深當乎義固不可謂管仲之不死無害於義則亦可故夫子姑置死不死於不論而但許其不死以後之功也此朱子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之旨也晚村不明此旨反謂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故可以贖失節之罪嗚呼古今失節之臣孰不思以功掩其罪耶

管仲言命

此許管仲在相桓之功子貢責仲重在又相夫子即就相桓明其功業之大以見其仁末節反言正明相桓之為大功死糾之為小節以見其無害於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貢曰管仲其非仁者與仲為子糾之臣桓公殺公子糾仲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相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

疏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

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

附惟其可不死故可又相此管仲所以自處有地也子貢却謂不死猶可又相則非是不死又不相中間尚有置足處悞把一意折作兩意試想管仲既不死若非又相則苟全身命何足稱道豈非自經於溝瀆者莫知而不經於溝瀆者亦莫知乎故知子貢深非又相亦只是不知仲之可不死耳末節分明說出此意後人猶多悞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奇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子貢曰子以管仲相桓為未仁抑知其相桓有大功乎當日者荆楚方強憑陵上國蠶食之勢且漸偏王都矣周之天下幾何不變而為楚之天下也幸有

管仲者。輔相桓公。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遂以其君主盟中夏。而伯長諸侯。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嚴中外之防。天下之亂。於是一正。非特當時賴之。民到于今。猶受其一匡之賜焉。當時若無管仲。則中國皆淪於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之功。其大若此。而仲之仁。何如也。

論語 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

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附錄 前章不以兵車。表他能以義信保全生民之功。此章一匡天下。表他能以名分正華夷之功。○民到於今以下。又推其極而言之。不是以當時後世對說。○朱子不主功過不相掩之說。管仲自無過而有功。故獨取其功耳。此却亦有功過不相掩之說。愚恐此過字。指輔糾爭國之過。不指忘君事讐之過。蓋管仲雖可不死相桓。而其初輔糾爭國之過。終不以有仁者之功而掩之也。○就他功業說。便是見可以又相然。使仲必不可不死。亦難留其身。以成相桓功業。乃他却又可不死。不必效匹夫匹婦之所為。故又說下節。以明之。○觀被髮左衽句。則知尊周攘夷。不乎攘夷。正是匡霸實際處。此正民之所以到今受賜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疏然則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不死而相桓。則功在天下。名傳後世。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執一己之小信。念終身之遠圖。稍有忿激。遂自經於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仲之不死。乃所圖者大。而不為此匹夫匹婦之見也。賜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

疏朱子曰。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

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於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仔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管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管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垂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附泰自有天地以來。便有上下。有上下。斯有君臣。是君臣。本天。乃人倫中第一

件最重大事。尊周攘夷。正是扶植君臣之義。中事正上下。便當明中外。不是兩件事。管仲雖做得此事。在天下為扶節義。若管仲自家身上節義不盡。得則蓋世功名。初何足道。豈有喪一己之節義。扶天下之節義者乎。故程子相見糾弟。不死無害於義之說。頗臻至處。朱子所以取之。○只為輔糾爭國。先自錯了。故後即是死。亦不是義。祇成匹夫匹婦之諒耳。非凡為名義而死者。皆謂之為小諒也。惟其為小諒。所以人莫知之。若扶植綱常。則雖死亦凜凜自有生氣。安得人莫之知。或問明指召忽。細看朱程之說。自可破盡群疑。

公叔文子會稽

此表文子荐賢之美也。文子得謚。初不為荐賢事。夫子於既謚之後。聞其曾有此事故。稱其無愧於文。所以深贊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序論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僎者。與文子同升諸朝而並列焉。蓋文子忘分而薦之也。是但知以人事君之義。而不知家臣逼已之嫌。文子之賢。有如此者。

附參本是文子薦其臣僎為大夫。今既曰文子之臣。又曰大夫。不曰文子薦之。同升而反曰與文子同升。分明畫出忘分為國公心。○首冠以公叔文子亦為可以為文句。伏脉。

子問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序論夫子於文子既沒之後。聞其有薦僎之事。而稱之曰文。美謚也。今文子之得謚為文。我固不知其他。然即此薦僎一事。觀之真可以為文矣。夫知賢能薦明也。拔之家臣之賤。公也。惟知為國用賢。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何愧文之謚。

哉

疏義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有此三者。則理順。章成。而察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侯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蔡虛齋曰。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呂晚村曰。可以為文矣。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寔其謚耳。

附參大意只是夫子流連愛慕其能薦賢耳。借謚法之文。而以可以贊之。原非改定謚法。但謚法雖當。而竟不及薦賢一事。則湮沒大典。甚可惋惜。故子聞之。

三字有前此不聞至此方聞不勝扼腕意。或曰薦賢大事。彰彰人耳目。夫子豈有不知。直待文子既死而後聞者。曰。本文分明緊承同升而下。子聞之三字。且謚法又在死後。更何必疑。○他章趨重在斷。此章案中已包舉全意。故可以為三字。只從上節生來。無庸另說。○只順理便成章。集註中用一而字。自有意。胡氏分饌之才。德足為大夫。為順理。忘家臣之賤。而同列為成章。謬矣。

子言衛靈公

此明人君用人之效。以無道而用人。各當其才。尚可無喪。况有道之君乎。仲叔圍三句。重靈公能用三人。各當其才。上不主三人之才說。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疏義衛靈公在當日。彘倫攸斃。大綱不振。子言之。其詞不能盡記。大約謂其無道也。云爾。康子曰。以衛靈公為天下無道主。豈得謂斯言過哉。獨怪無道者天

之所弗庇。民之所弗戴。而如子言如是。宜其喪矣。而公則依然康其身。擁其位。而不至於喪。果奚爲而不喪也。

疏蔡虛齋曰。大槩謂其彛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附此章首句是總括之詞。夫子必有言。所以無道之事。故康子緊承之曰。夫如是。是不指無道。指所言無道之事也。喪不必定至失國。故注但解爲失位。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能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序孔子曰。靈公之宜喪而不喪。則以用當其人耳。彼不能勤信義以寧旅人。

而治賓客者。則使仲叔圍。當其時。饗餼幣帛。不愆於儀。則圍之爲也。彼不能。七幣以侑先靈。而治宗廟者。則使祝鮀。當其時。禴祀蒸嘗。不缺於享。則鮀之爲也。彼不能善折衝。而固吾圉。而治軍旅者。則使王孫賈。當其時。蒐苗獮狩。不怠於習。則賈之爲也。有此三人而用之。各當其才。如此故四鄰交好。鬼神無祠。封疆有備。又奚至於喪忘乎。夫以靈公之無道。而能用此三人。猶可以保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者乎。

疏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往來朝聘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

啟。舉名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嘉牲牲肥。膾神人皆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蔡虛齋曰。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本文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孔子因靈公之無道。而又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固皆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

地之心也。○呂晚村曰：此只就循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

附錄賓客宗廟軍旅三事皆彌縫匡救國家之事耳。饒雙峰謂三者國之大本。失之遠矣。治賓客只是彌縫鄰國不至啟釁。非真有樂天畏天之誠也。治宗廟只是邊豆牲牲儀文周備。非真有和神格祖之敬也。治軍旅只是行伍完整。緩急有賴。非真有仁義道德之師也。如何遂盡得國家大本。卽以事之大綱言。養民教民。國家大本。豈以此三者為大本哉。○三子原無可取。可取在治之合宜耳。使易事焉。則不治矣。易治焉。則必喪矣。

其言言言

此專為大言不慙者而發。重不忤二字。下句卽其不忤之心。而斷之非有兩層。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不是教人緘口結舌。只因世上有一等說大話的人。全不度自己身分。一味誇張。故說則為之也。難以愧之。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序請子曰：凡人有必為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慙愧而不敢輕言。然後為之也易矣。如其敢為大言。自許太過。初無愧忤之心。若

人者。卽其發言之時。已無必為之志。欲為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疏蔡虛齋曰：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切意其言之不忤。則已知其為之也難矣。○

呂晚村曰：不待其為。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忤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附錄按呂無黨云：所謂言之不忤者。專是欺世為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為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儘着說去。其不度量。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為之志所成。所以

不徒謂之大言而謂之不作言其本無此意而慢以欺人其羞恥之心已亡也此形容不作二字最盡但愚意本文語氣甚為渾含既曰不作則已是不為矣而聖人猶不遽絕之但曰為之也難所以註會其意於上句既下無必為之志不自度其能否而於下句又去欲踐其言也如此體會則之也二字之神尤活○若在當下不作看已無必為之志矣如何又說為之也難聖人正不欲於方言時便斷其為大言不慙之人且於為之時看其踐言之如何耳此正是聖人立言妙處

陳成子弑簡公

此聖人正君臣之義也首句提起作案下以告君告臣分兩項看孔子請討此天下治亂大機若云借以振魯則反小矣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公十四年

序論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疏義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止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君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序論孔子時已致仕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雖齊國之亂賊實天下之首惡也况我魯義在鄰國請與兵以討之蓋欲以討賊之權與魯而申大義於天下也

疏義蔡虛齋曰沐浴則齋戒矣古者三日沐五日浴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

為齋戒也。○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呂晚村曰。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為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為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附注 註謂沐浴以告君。為重其事而不敢忽。意自該括。大全載朱子之說。又謂重其事。以下天意。愚謂感魯君於事。為切。上天意。又見所關在一世之治亂。是推一層說。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 下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序講 哀公能斷然。令三家以大義討賊。則哀公之大權亦從此收矣。夫何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爾其為我告夫三子。以可否之權聽之。已若不與其事者。然。

疏義 此正哀公不振處。不是欲夫子借以警動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序講 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當與謀國政。

雖欲不告而不敢已也。君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噫。夫子之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附注 集註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是就魯國當討齊賊說。大夫謀國。義所當告。是就聖人當告魯以討齊賊說。兩層意。都在不敢不告中。○三子當聽命於君者。

也。而君曰告夫三子。則君反聽命於三子矣。聖人一句中。含無限悲涼。然却宜渾含。不宜徑露。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依。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序

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然聖人以君命之重也。不得已。一往告焉。或者君命所臨。猶冀萬一之或從乎。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孔子請討之心窮矣。因復正言之曰。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乃魯之大義。吾之所以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當與知國法義。固不敢不告也。噫。其所以警其臣者至矣。

疏

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

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以此意。後人自流沂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

也。○陳新安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于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附 大義凜凜，全在兩不敢。上觀前一箇不敢不告，則君之必當討明矣。觀後一箇不敢不告，則三子之必當從其討明矣。然聖人之不敢不告，却是為天理綱常驅迫得如此，全非為人事起見。○此不敢不告，亦只作不敢不告而討之。與前一般，不指告三子說。○外註程子非左氏之言，謂以力不以義，而朱子又謂其非不量力而浪戰語類，又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事也須可行方得。觀此則左氏之言，亦必有本。或者因魯君以不能克齊為慮，故聖人明其事勢，亦有可克之理。但聖人告討陳恒，必先有扶植綱常大論，乃不知記而區區記其較量強弱之言，則祇成其為左氏之見耳。○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明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亦是論理當如此。故朱子又謂告與不告，在乎時義之如何。若區區徇請命之小節，使彼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

而不可復得，任其事者，反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觀此則程子之言，亦太拘執。孔子當日只告魯君，使討。若魯君既討，再往告周天子，更請方伯與國討，日動淹事，多變故，自不必說。而萬一天子亦如哀公之懦弱，方伯之臣亦如三家之聲勢相倚，則亦何足以成討賊之舉，而扶萬世之綱常哉！此註既載程子論理之言，而必更載胡氏先發後聞之說，以見義理事勢不可偏著一邊。論事勢不論義理，則為權術論義理不論事勢，則為拘迂。隨時處中，千變萬化，其惟聖人能之與。

子路問事

此教子路以純臣之心，以勿欺為主。轉到而犯之，又一層勿欺。就平日言，包得廣犯則專指諫諍一事而言，但就犯上看，亦從勿欺中來。故外註又引范說。

子路問事，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

勿欺而後犯也

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凡平日進言宣力務使誠意懇到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力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心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極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張敬夫曰盡誠而勿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為主焉○朱子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從之類諫便是犯也○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其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

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蔡虛齋曰勿欺也泛言犯之指諫諍言○林次崖曰利害必至于是乃有所謹避而不盡其實以告固欺也利害未至于是或主于感君言之而過其實者亦欺也凡事為之當如是乃以利害之故而不為固欺也或畏其難憚其勞而不為亦欺也惟知無不言無不盡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也

附論道理勿欺義犯字義窄犯字離不得勿欺故必勿欺而犯勿欺却離得犯字故雖不犯時亦必勿欺范註先勿欺而後犯下先後字正以勿欺包犯字也語類謂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此言字大槩說凡納諫獻忠皆是不即楚犯若犯顏諫諍是皆君有過時而折廷諍而言時解謂勿欺無處見得只在犯時見者非也又須知子路忠信原非有意欺君而往往陷於不知是他人之欺欺在平日而子路之欺欺在臨時為多但臨時之欺其根本則仍由於平日不能明理與無欲也

此明君子小人志趨之異而成就亦不同。從近達遠從微達著。從初達終。各就所向以造其極。沒有阻當停歇的所在。上下二字即在君子小人內了。只重個達字。達是君子托根已上。只管從上達去。如登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小人托根已下。只管從下達去。如墜千仞之淵。一步低一步。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路幾希危微。理欲一分皆有不能自己之勢。君子住脚不得。小人留脚不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循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子曰君子小人始焉趨向之少殊。終焉成就之迥絕。蓋天理本自高明。君子循理已向乎上矣。由是愈積累則愈高明。直到理之極處。豈非上達乎。人欲本自汗下。小人循欲已趨乎下矣。由是愈汨沒則愈卑。汗直到欲之極處。豈非下達乎。學者可不慎所趨耶。

疏義朱子曰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問注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硬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硬一日高似一日也。○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了。○胡氏曰循天理狗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高矣。不

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汗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蔡虛齋曰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

邪利汗下之地矣。高明汗下者。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者。貼本文達字。○呂晚村曰。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附添人以一毫私欲自累。則拘止不能如何得高。以一毫私欲自蔽。則前進不得如何能明。君子惟循天理。故進乎高明。然未有不私欲而能循天理者也。克得一分已。纔復得一分禮。始而人欲多。天理少。只管勉勉循循進將上去。天理愈多人欲愈少。到得無累無蔽。則高明之極矣。上達有立心之始。有漸進之功。有極至之地。小人反是。故不高則必下。不明則必汗。如陰之剝陽。如黑之變白。始而天理勝。人欲者既而人欲勝。天理終則盡。人欲而無天理矣。故愈究則愈汗。下究字中有深知有篤好有樂境。

古之章全旨

此辨學者用心之得失。同一學也。而爲己爲人之間。遂分古今焉。學者當審其

幾於用心之初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于所從也。

序謹

子曰同此學也。但學者之用心不同。則成就各別。古之學者。其從事若與今同也。然只爲道未明也。而孜孜以明其道。只爲德未立也。而孜孜以進其德。惟求盡其在己而已。今之學者。其從事若與古同也。然未必其明道者如何。而汲汲欲求知於人。未必其進德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古今人之不同如此。

疏義

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

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慶源輔氏曰爲己爲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雙峰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己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蔡虛齋曰此章先要認個學字然後及於爲己爲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林次崖曰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爲己爲人之分其工夫亦不同其所得亦異爲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己無寔得決不肯自糊塗必有寔得然後己爲人者外而粉飾以爲可以見知於人斯己矣其工夫必苟且

糊塗決不若爲己者之深切也爲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寔得而日進平高明爲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寔得亦終於廢墜○呂晚村曰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爲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爲人卽希世驚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

附錄 一般樣知行工夫其間用心自別其始由於毫釐之差而其終至於天淵之隔夫子本意只就用心不同處言之未說到究竟故程子兩說一在圈內一在圈外○用心旣別則知行工夫亦只是外面模樣相似非真是一般也諸家皆謂所學無異惟欠崖看得細如同入大學爲己者之格物致知自是卽物窮理到至善處爲人者便影響含糊矣爲己者之誠意自是慎獨毋自欺爲人者便徇外爲人矣正心修身無事不如此後來一箇有實得一箇無實得更自瞭

然徒曰用心不同尚是被他瞞過了。總註云用心得失之際之際字便也該得。事爲○成物原是成己分內事方爲己時下手做工夫知行並進和那知明處當底事都做在裏面不是既有民物之責方粹然要去成物然未到究竟處亦不見其爲成物故曰其終至於成物若爲人時下手做工夫便與自己無干便是喪已然雖做喪已底事他外面裝飾得好亦未可輕斷其失也須於究竟處觀之故亦曰其終至於喪已○朱子分別內外註謂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蓋以爲人中亦分兩種低底爲人只欲見知於人得了聲名得了祿位他便罷了更管甚麼民物得所不得所那好底爲人合下也要利人濟物故說他真箇要爲人然但他既不於自家身上做工夫却知也不明處也不當却成箇甚麼爲人豈不和己都喪了要其所以忙忙要利人濟物者亦只是要見知於人也則內註究可該得外註。

蘧伯玉章全旨

此見聖賢相交以道也使人於孔子便是爲道而來夫子與坐而問便是以道爲問也使者傳其寡過未能之心正是切磨於道處使乎一贊正是贊伯玉與泛論交情者不同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序 衛多君子蘧伯玉之賢其最著者也孔子至衛常主於其家一聖一賢其以道相交者已久厥後夫子自衛反魯伯玉思之乃使人問候夫子將平昔既見之喜今茲契濶之懷在此一介以通之矣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曰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

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三使者叩命至。孔子見使者如見伯玉。與之坐而問焉。敬使者所以敬伯玉也。因問曰。爾夫子近日果何所修為乎。正欲於形迹外。放其檢心之學耳。使者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曰。吾夫子之所為者無他。其於幾微隱約之地。欲求寡其過。而心管兢惕。未敢自信其能寡也。是則夫子之為也。夫曰欲寡過。則不自是。曰未能。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何意使者能道之哉。夫子有味乎其言。于其出而重美之。曰使乎。其深知伯玉之心乎。使乎。其善言伯玉之心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之心也。

疏義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

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雲峰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已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蔡虛齋曰。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古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呂晚村曰。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

附錄伯玉使人。豈是通殷勤。道故舊而已。以夫子之道而來也。觀夫子開口便問。何為無非考道之心。寡過未能。亦是請益之意。方見聖賢切磨以道正旨。若以夫子何為一問。為出意外。則夫子更將何事為問。乃出意中耶。若以寡過未能一答。為出意外。則使者更將何語為答。乃出意中耶。須知伯玉使來。夫子坐問。使者傳言。都是一線上事。方見聖賢以道相勉。以神相遇之妙。○寡過未能一語。固非伯玉命使時打點先告使者。但克已省身。請業請益。自是實在工夫。其一時立言之妙。則使者為之耳。○使乎一贊。口中咏嘆。使者意中實深契伯

玉蓋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夫子實信得伯玉如此。使者便能道得如此。此使之所以可美也。若謂便是美伯玉。且重在美伯玉。則非深知君子之心。使者知之也。善於辭令。亦使者善之也。美其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則君子之賢已在其中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君子言全看

此發君子慎思之學。人心最靈而能通微者。思也。纔出其位。便失其理。位字以。身所處現在之地。有當然不易之理。言所該正廣。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

職也

序講。曾子述艮卦之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位以

內當思。位以外不當思。是故君子觀艮止之象。而夙夜圖維。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惟隨身所當盡之道。以返求之心而已。何嘗有外慕之思哉。

疏義。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雲峰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

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蔡虛齋曰。曾子只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圈外。○呂晚村曰。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止為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有以

多思解出位非也。更謂思而當亦不可多。悖甚矣。○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陸稼書曰。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中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

附錄 本文是教人用思。不是教人不思。是教人卽位之所在。以精其思。不徒戒人有位外之思也。故思之精詳。方能止於其所。是不出正意。越位而思。則思之雖善。總與本分道理無涉。此是不出餘意。人多將餘意認做正意。便不緊切。○玩艮卦時止而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艮之義也。然使人但知各止其所。而一於靜。則與槁木死灰無異。所以特指出思字來。

以示人見得心為動物。隨感而思。惟不出其位。則正所以善止之妙。所以時止時行。而無不得至善之所在也。得至善之所在。便只是一箇止。若但戒人越位之思。而不看透不出之精義。有何干涉。○位雖是一定之位。然亦有隨事而變者。如一身既為子。又為臣。是也。為子則思為子之孝。如自服勞奉養。以至得親順親。為臣則思為臣之忠。如自官守言責。以至不二其心。不奪其節之類。位亦有隨時而變者。如今日貧賤。明日富貴。是也。貧賤則有貧賤所當行之道。富貴則有富貴所當行之道。各因其位。以為思之類。如此。看不出方盡。○位就當下說。不出亦只是當下說。位之所在。便非理之所宜。思非謂並包兼營。力有所不能及。而後不思也。况思原廢不得。但不可有越位之思耳。若抹倒思字。則位中之思。豈可不盡。而何僅曰。不出其位乎。惟思最吃緊。故不可無位以範之。究竟位有變易。則思亦有變易。亦非以拘方為不出也。

此表君子矯輕警惰之心較訥敏更深耻字過字全在心上說玩註中不敢字欲字可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序論子曰君子言行貴於相顧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於其言固嘗訥訥然如

不出諸口矣而非直戒其或肆也蓋其心有深以為耻者焉行易至于不足也

君子於其行固嘗孜孜焉求有得於已矣而非直勉其不足也蓋其力有務為其過者焉以言為耻有所不敢盡而行則過之必欲其有餘言之數少而行之數多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疏義朱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勉

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耻行難盡故當過

附參下一耻字便有愧怍意思下一過字便有勇猛意思耻字與訥字慎字有

別過字與敏字意亦微分○只言時便可耻與耻躬之不逮略不同不必計及到行之不及而後耻之也過其行只行時必欲有餘非計及到言之有餘而後過之也故語類只曰謂力行饒氏謂行當過於其言如此則只是過其言與本文過其行之語意亦倒不可從

君子之道

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不憂不惑不懼總是心無累勿作貞境說上節惟夫子親於體道故實見其無能下節惟三責深於知聖故確信其自道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序論夫子望道無窮之心未嘗自見其有餘一日言念君子而自責曰止之從事於道也久矣由今思之君子所以備德於已而為道者三反之於我未有能

焉。三者何。仁知勇是已。仁者之道。理足以勝私。而物感不足以移其心。必不憂。知者之道。明足以燭理。而是非不足以眩其心。必不惑。勇者之道。氣足以配道。義而艱大。不足以震其心。必不懼。人入憂惑懼之途。而不易其仁知勇之素。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何有於我哉。夫子望道未見之心如此。

疏義 呂晚村曰。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養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看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向。然見體象。故子貢云云。三者為君子之道。正為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附錄 既曰君子道者三。則下仁者知者勇者。只成得一箇君子。不憂不惑不懼。只成得一箇君子之道。分開有三箇。合攏來。只得一箇也。不但進學之序。用不着。即成德之序。也用不着。仁者不憂三句。只現成箇君子之道。見其極。至如此。未一字惹着我無能上。而望慕刻勵神情。已有言下。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附錄 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蔡虛齋曰。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呂晚村曰。自道之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為之詞者。于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附錄 虛齋謂本文絕不可說出成德字。則不然。現成君子之道。如何不是成德。○註自道猶云謙辭。不直訓為謙辭。則非以道為謙也。道既訓言。而又以猶云謙辭釋之。則斷當以自言無能為謙。而非以自言仁知勇之道為謙也。若以自言仁知勇之道親切有味。為自謙。則直自譽耳。覺軒蔡氏已開後人訛悞之端。

矣。

子貢方人

此見為學當先自治。上句褒而疑之。下句貶而抑之。總是不足他方人之意。重不暇二字。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狀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附錄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較其長短。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方人之事。惟自治既優者能為之。今賜務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夫我則於人長短固未暇及之矣。賜其知之否。

附錄 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新安陳氏曰。我則無

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蔡虛齋曰。子貢方人。夫子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夫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子貢方人也是一箇大病痛。

附錄 註於乎哉。訓疑辭。若作詰問之辭。則語意徑直。不得聖人口吻。不但賢乎

哉。不遽下貶語。並夫我不暇亦只是自貶。非貶賜也。是於自貶而寓深抑之意。非自貶而又抑賜也。○則字甚緊切。自治刻勵全在此字中見。○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若有時要知人賢否也。當考核其短長。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來。便成為己之學。今專務為此。便是一心在外。不在內。纔不在內。即不是自治為己之功。集註專務二字。最要好看。○不是平時只自治。暇時再方人。學問也。無有暇功。苟有時窮理。即方人亦不在不暇之外。夫我則不暇。只如說我不得工夫方人耳。

此示人爲己之學。二句一直說全重下句。學而求能乃爲己實功。若謂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人不知念頭。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國語子曰人之處世當患人不知己然世之知譽於己無涉不足患焉。惟學焉而未能明理行焉而未能踐實返之我心有未慊者此真是患也。今乃不此之患而患人不知何也。

疏義胡氏曰失於務外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返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附**參患不知人章則重在知人求爲可知意。與患立分說。單對于譽此與病無

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疵而不病莫知此章言凡學者不當患人不知己知而當患不能細體玩之則各章之旨出矣。

不逆詐不億人

此言人貴自然之明專爲察察爲明者而發。重先覺字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覺者常在應先中用抑亦二字轉下言雖是不逆不億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真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序講子曰人之欺我者爲詐人固有詐未至而先迎之者謂之逆人之疑我者

為不信。人固有不信。未見而先意之者。謂之億。逆億之私。非自然之覺也。其不
億。逆者。又墜小人之計。而終無所覺。皆不足貴也。今有人於此。初不逆。料人之
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於人之疑與不疑。欺與不欺。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
者。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遁照之人。豈不為賢乎。

疏義 朱子曰。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
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
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
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
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
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
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
以義理照之。○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為逆詐。未見其事而度

其必不實。故為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
先覺為賢者。理明故也。○蔡虛齋曰。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
明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在圈外。○
林次崖曰。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底。賢
要兼此二者。○億。逆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呂晚村曰。逆
億。正為不先覺而生。○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附錄 世上惟先有詐不信。一等人。因有逆億。一等人。而聖人因想夫不逆不億
一等人。而不逆不億。每不能先覺。亦未為賢。惟不逆不億。而抑亦先覺。乃可稱
賢。章中層次自如。此然語氣自歸。重先覺。上是字緊承抑。亦來細玩得之。○朱
子云。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夫曰略反上文。則其意雖從上文出。而已與上
文又是一意。必謂當一直下。而無容作轉折者。非也。○本文當云。不逆不億。而
不能先覺。猶未為賢。抑亦先覺。乃所為賢。時解看做逆億。自不能先覺。故不可

為賢不逆不億自能先覺所以為賢於抑字略反上文之意便未得矣。○學曾問揚氏謂君子一於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者似說得深透朱子謂說得大了與本文不相干何也曰若是誠無不明之聖人則除了聖人那詐不信之來皆被他瞞過了且天下寧有幾多聖人如先做下誠底工夫到他自然生明纔能覺得詐不信則豈不是被他欺了半生纔能覺得故曰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又曰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故不逆不億只是虛心順理不使巧詐先覺只是事至能揆物來能應。○是賢乎註明云乃為賢也自是贊先覺之人賢字從上者字生來時解謂勝也愈也但勝於逆億之人大謬。

微生畝直全言

此聖人自明欲以道易天下之心。上節微生畝徒泥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憂世深心故訛其栖栖為佞下節夫子言以固為疾全是自明心事而警微生意自在其中。

微往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序講畝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于人謂之曰時不可為斯亦已耳丘何為是栖栖然依戀不舍與毋乃為佞以求用於世乎。

附錄栖栖指聖人行踪為佞自是口給悅人栖栖如何便是佞微生畝却着眼在何為上意其所為栖栖者在於為佞也兩為字正相呼應無乃從何字轉出與字乎字叠用是待問之辭非疑而不決之辭故朱子謂其辭甚倨。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序講孔子答曰栖栖者丘也為佞則丘豈敢丘之為是栖栖者丘有所疾也疾夫固執太過不通於世用也此所以栖栖而不能忘也敢為佞乎哉。

疏義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敵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蔡虛齋曰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敢為佞則夫子不佞矣曰疾固也則微生畝為固矣微生畝正是執一者夫子曰疾固其警之也深矣。

附參惟與字乎字是詰詞故夫子以兩也字正答之。雖夫子自明其如此非有意譏訕然固字亦正對微生畝病症不得過為渾厚不切之談。

驥不宣全言

此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驥有德亦有力。但德重力輕。稱不以力。却只以德。然意不重人之稱驥。只重驥之所以得稱人。知着眼兩稱字。不知着眼正在兩其字也。此即詩之比體。君子才德意在言外。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序講子曰天下惟德為最重。即以驥論。德與力。實兼之矣。而驥之所以稱為驥者。則有辨。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驥非無其力也。而稱驥者。不在此。惟是疾徐閑於節。緩急調於宜。稱其有馴良之德也。若但以力而已矣。天下豈少驥哉。夫驥之以德重。固如此矣。

疏義朱子曰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力。其得謂之君子乎。

附錄有德者必有才。此德成則用備之意。以上等而言之也。譬之驥。正是德力兼備有才者。不必有德。此另是一種謀略。却與德分上無干。譬之馬。正是蹄齒而能任重致遠。但不調良。至有德而短於才。亦只是本性謹厚。但濟不得甚事。譬之馬。又如調良順服。却少任重致遠之能。故語類又補此一意。其實本文說驥。自是德力兼備。但不稱其力。稱其德耳。不可混有德而短於才一種在內。

以德言全言

此見報施貴得其宜。世人有心於薄。或人矯爲厚。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而不失其厚。只重以直報怨上。而以未句足之。朱子曰。通章只重報怨之道。報德帶說。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序講。或人以人情。惟恩惠相尋。乃爲之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心日

薄。若人之有怨於我者。我惟以德報之。何如。

疏義。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序講。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彼人之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疏義。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附錄。或人只問以德報怨何如耳。夫子忽說何以報德。這可見不是商量報德。仍是商量報怨。不是爲德之難報。而商量其何以報。只是爲報怨以德。而商量及何以報德也。人乍看何以二字。只當是貼定報德說。不知是爲報怨下轉語。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厚 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報之則各有所宜也必也人之有怨於我者我不計其怨而惟以直報之使其人可愛可取不以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使其人當憎當舍不以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則雖報怨而不害為公平忠厚之心也若人之有德於我者隨其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私意所為豈天理之正乎

疏 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士之不許何也朱子曰是亦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者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亦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為已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日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夫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而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其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

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以德報德蓋它有德於我自是着饒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讐德無不報曰然。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

附 何以報德一問只是因或人以報德之報報怨也非重無以報德之意故以直報怨一句緊緊接上作或人正答以德報德一句只帶說以還他以德之本分耳。或人以德之以甚於重這箇以字也報怨之報甚不能忘情這箇報字也聖人下箇直字已是與怨兩忘以字報字不過就或人之辭還他一箇應

付恰適耳報亦只如不報一般故語類謂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細看以直報怨或問與語類却是兩樣或問云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此就報怨時審量稱停其怨之輕重大小而報之以理之至當非不報之謂也語類云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此不就正報怨上說乃是他事上但當其人之功罪而已不委曲以求報之也集註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語類意非或問意若或問當報則報不報則止亦無當報時反愛之取之之理聖人語意渾全只說以直報未說以直不報要之小怨可忘當下不當報固自止矣後來遇他事亦只是當賞則賞當罰則罰而怨無與焉若君父大怨自當報之以復其仇但不以私害公以曲勝直耳須分別觀之

莫我知章全看

此夫子發爲已之學以示子貢莫我知是心相默契之謂與莫已知知字大別首尾總是莫知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劈頭莫知一句便是照定下學意方見沉實不怨尤便是要下學下學便能上達而却非有心上達世無下學上達之人自不能知我而知我其天理本一氣貫注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序講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世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疏陸稼書曰這一章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警醒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世莫宗予之意

附聖人說箇莫我知便見已必有獨喻處但人不知之耳註發子貢之問只是啟發其端待子貢之問而後告之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方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道德高厚如此人無不知之今子言若此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人惟高世絕俗始足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矣彼窮通係於天我雖遭時之窮不得於天而不敢以怨天用舍係乎人我雖值時之舍不合於人而不敢以尤人但知勉於庸常之間理有未知必求其所當知事有未能必求其所當行只在平實卑適處做工夫而理得於深造之熟道融於真積之

久自然知日精而至於知之至行日進而至於行之盡以上達乎高明焉要皆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則知我者其惟天乎我之所爲與天理相周旋則亦惟天相默契耳所謂莫知我者以此

疏朱子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爲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

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學之至卽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了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不是全体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力能上達○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眇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眇茫哉如

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惶惶恚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蔡虛齋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即自修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修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修，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為己而非有所欲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是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陸稼書曰：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

者，初間非離天理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

附參註云：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

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反己釋不怨尤，自修是釋下學循序是釋而字交關處。漸進是釋上達，蓋纔有怨天尤人意思，便不知反己如何能自修更做甚下學工夫。須是不怨不尤了，方能下學。若謂平日自修都是下學，只到豁然貫通處纔算上達，則前此豈一無所得而所得者皆不可謂之天理耶？此皆把集註循序漸進當了，下學而於漸進之外又忽然有箇上達，故偏註積久說而不主逐節說耳。豈知惟逐節下學逐節上達去，是以至於積久無不貫通而天理之妙皆在於我矣。朱子云：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上者而得其形而下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

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此主逐節說也。至所云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此主積久說也。而亦未離乎逐節層累之功。其曰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者。言全體之上達。卽在一節之上達。積累而貫通之。非有兩箇上達也。曰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者。言下學只是當盡之人事。莫謂此中便有上達。一心只求上達。便不是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純心。如何會上達。此正不肯積累。漸至而欲一蹴上達。是以終不上達也。故曰須是下學方能上達。逐節下學。便逐節上達去。此隨事上也。都默契夫天理。這是箇小底。知我者。其天到逐節下學之盡。而一旦上達天理之全。則又是箇大底。知我者。其天學者。不但下學之盡。而上達天理之全。爲難。卽隨分上能下學上達也。是難。故聖人說莫我知也夫。○不怨不尤。方能立心爲己。反己自修。這是

就下學初頭看。是如此。卽到下學上達後。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亦只是這不怨不尤之極處。故語類舉樂天安土來說。蓋下學上達一層高。一層不怨不尤。身分亦一層高一層矣。○以我對天。而且曰知我其天。則分明指彼蒼之天矣。然彼蒼之天如何能知。夫子上達天理。而天自知夫子也。分明天理之天之與彼蒼之天。不分爲兩箇矣。

公伯寮章全旨

此總見人當安命意。愬者行讒。固是逆命。肆者誅讒。亦未能達命。蓋君子之進退。關斯道之興衰。實有命以宰之。得失毀譽。俱可置之度外。聖人樂天命不足道。其言命天折之者。爲中下人說法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

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序講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讒愬子路之行於季孫。子服景伯心懷不平。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吾夫子季孫固將因公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權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於市朝。而正其誣賢之罪焉。庶幾讒言不行而君子獲用也。

疏義新安陳氏曰：愬，讒語也。惑志，疑心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序講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之也。然或行或廢有非人之所能為者。使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今由之用舍固有命存焉。命果通也。雖愬不能使之廢。命果塞也。雖不能亦不能使之興。公伯寮其如命何。

哉。子大夫其聽之耳。
疏義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隘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之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這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齊氏曰：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

委之天。孟氏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也。

附此不是聖人見道不行，故作此激烈語，亦不是見命本有定，作嘲罵公伯寮語，亦不是見景伯恚怒，徒為景伯作解勸語也。雖聖人平素盡其在己，不輕言命，言命已是為中下人說法，然亦是聖人實認得真處，打穿後壁以示人，豈徒作沒奈何語哉？故命字對景伯伯寮說便淺，在聖人分上說便深。○或問明以此為墮三都出藏甲之時，故以為道之興廢所關，齊氏以愬子路將假以沮孔子，大有發明，蒙引非之，悞矣。謝註寮之愬行亦命，其實寮無如之何，要看其實二字，愬行亦命為之，非寮為之，總不與小人以權也。

賢者章句

此卽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賢者二字貫通章三，其次指辟之次第，非賢之次第也。辟與隱不同，隱純是不用的心，辟則純是用的心，有許多深慮處。

子曰賢者辟世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序子曰天生賢者，本為世用，而賢者亦無日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豈樂於辟哉？無如時不可為，則不得不辟以全其身矣。大約所遇之時不同，故其所處之宜亦異，有見舉世無道則隱而不出者，謂之辟世。辟世非賢者不能也。

疏朱子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用，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

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

附參 賢者固不以辟世與地色言之。不同而分差等。然賢者中間却有差等。又不得謂其所辟同。即是一樣賢者也。即如辟世中伯夷太公隱居東海北海時。可稱辟世。沮溺丈人高隱不出。亦未嘗不可稱辟世。然終不得謂沮溺丈人之賢。皆伯夷太公之賢也。辟地辟色。辟言聖人生平閱歷盡。後來孟子亦是如此。當時如太師摯適齊之類。亦是辟地。豈可謂賢字中無差等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序

由辟世推之。其次有見此地無道。則去而之他邦者。謂之辟地。非賢者而

何以能辟地哉。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序 由辟地推之。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衰而去者。謂之辟色。惟賢者能見色而即舉也。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序

由辟色推之。其次有因其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辟言。惟賢者能知言而遠引也。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此皆以道自重。不輕於徇世者。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疏

劬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

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恐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天下爲大邦國爲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爲有優劣也。

附此章書從來以世道衰賢人隱立說。愚細玩聖人語意。似不如此。君子出處原當隨時。如篤信好學章。聖人也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則辟世亦所當然也。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則辟地更是常事。雖遇禮賢之主。一時不無倦於色貌。雖遇信任之君。一時不無偶有違言。則辟色辟言。正士君子有心當世者所不能免。何得因章中四辟字。遂作感慨世道之言乎。故此章只重見幾而作意不重。世衰隱避。意若謂世衰隱避則一辟世足矣。更說辟地辟色辟言。做甚麼。今辟地去了亂國。又適治邦。則治邦固可任也。辟色而去。必有恭於禮貌。

而可仕者。辟言而去。必有言語投合。而可仕者。如孟子所就三所去三之說。亦是如此。今看聖人不從辟言。色說到辟地。辟世。却從辟世。地說到辟色。言從重處漸漸說到輕處。便見是把賢者二字提起。見固有不得已而辟世者。然其次亦可辟地。其次亦可辟色。其次亦可辟言。但當因時以爲去就。而不必拘於一途。彼不知辟者固苟貪利祿而可耻。而決於一辟。而不知變者。又果於忘世而不仁。此章似含此兩意。○若把四句分做四樣。隱士辟世。固一生不出矣。若辟地亦主於不出。則依然是辟世一流。而何爲分別之爲。辟地乎。况賢者亦無一生只辟色而斷不辟言。一生只辟言而斷不辟色之兩種矣。以是知時解之斷不可從人特未細思耳。

作者章全旨

此夫子憂世之言。不重賢者見幾而作上矣者。嘆詞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

鑿矣

子曰君子一身與世道相關者也故君子之出處可以卜世道之盛衰我觀今日作而隱去者已至七人矣夫七人豈無用世之心哉而何以高蹈遠舉如是其不少也世道之可憂為何如哉

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蔡虛齋曰此孔子憂世之言作是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言好人去了恁多怎地好蓋國而無賢則將何以爲國乎此夫子所以嘆之

附注此章朱子雖用李氏註然亦不能無疑若就孔子時言當時隱去者恐亦不止七人且天下之大聖人豈嘗逐處檢點一過而鑿然下箇七人耶聖人說話又斷無憑心起義隨便下箇七人之理故疑此章上下文必有錯簡學者固

不當深索亦不可苟且糊塗說是隱去者有七人便了往見張爾公謂此句是逸民章斷簡蓋聖人既論逸民七人之後又繼承之曰作者七人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如此則與作字之解既合七人乃有根據而子曰二字與上子曰謂字錯綜間出章法甚貫者字對下我字矣字起下異於是天然針線最爲有理爾公好鑿多不足取惟此句看得有理爲附其說以備疑然

子路章全旨

此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在晨門本作訛刺却道着聖人心事故錄之○輔氏曰賢者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時也

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石門之地。有掌晨啟門者。問曰。汝從何地而來。曰。我從孔氏。曰。君子相時而動。有知其可而為之者。有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我聞魯有孔氏者。明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栖栖皇皇以為之。今子所自得。非其人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

疏朱子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附晨門自家是知其不可而不為者。故他說知其不可而為之。自是譏孔子。以其志趨不同也。若以為真知聖人之心。則他亦當相從聖人而思所以為之矣。故朱子不取范氏之說。○可便當知其不可。而或冒昧以為。今却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此聖人所以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晨門之所不以為然者。也是字接孔氏來者。字實指其人見天下。只有這箇人。是要拗轉做底。

此見聖人不忘天下之心。以有心作主。註中許多忘字。正從有心化出。荷蕢知聖人有心而譏之。聖人自表其不能無心也。可已而不已。正是不欲安於果處。果哉二字。正應有心哉三字。

子擊磬於荷蕢。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磬。樂器荷擔也。音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原謂天子一日在衛偶然擊磬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聲中矣乃有隱士適荷草器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謂擊磬為有心誠有心也荷簣庶幾知聖人哉

疏宋子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問磬磬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明不聞磬聲而即知聖人之心在於用世可見荷簣也從這裏來只轉念遂成其決耳觀他說莫知斯已則世要知我時尚不已可見聖人是知尚不已故以他為果不得因聖人便抹倒荷簣

既而曰鄙哉磬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磬苦拼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

磬磬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利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涉淺深之宜

原既而譏曰斯人也鄙哉磬磬乎何其專確而不達時宜也君子相時而動世莫已知而不之用也斯亦潔身以去焉而已矣吾聞淡水者過水深之處則着下體之衣而過之遇水淺之處則揭下體之衣而過之夫淡水者必視淺深為厲揭今斯人可已而不已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何其鄙也

附不他處鄙字或作貪鄙庸鄙此鄙字只貼定磬磬說只磬磬專確不移便是鄙處以其所見之淺也磬磬訓石聲止是從磬聲內想見其專確之意深便厲淺便揭不然則有胥溺之患荷簣身分只得如此非是不常適淺深之宜但不可以之論聖人耳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簣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天子聞其言而嘆曰。斯人也。何其異於忘世哉。若但果於忘世。稍知自潔者。皆能之末之難矣。唯是世有忘我之時。而我無忘世之念。此其所以難也。彼以可已不已。譏我者。亦莫知我心也夫。

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馨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附不果哉二字一斷。是嘆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此。亦不為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亦是荷蕢以聖人為難於果。聖人却說若如此。亦有何難。

聖人甘為其難。而不肯為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荷蕢以夫子為鄙。夫子以荷蕢為果。究竟荷蕢之鄙。天子適成其果。而夫子迹隣於鄙。而不辭其難。所以為聖人也。蓋役志功名者。為鄙。憇視民物者。為果。聖人既非役志功名。亦非憇視民物。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在矣。

子張章全言

此明人君守喪之禮。而見大臣之責之重也。子張疑人君不容於三年不言。恐以子道妨君道。夫子引古制以明得三年不言之故。在於家宰聽政。其權可謂重矣。苟非其人。必將貽國家之禍。可知以臣道代君道。而後不以子道妨君道也。

子張曰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張問曰。高宗居憂於諒陰。三年不言政事。夫人君發號施令。所恃以敷

化宣猷者惟其言耳。不言而至於三年，則臣下無所稟命，政事何出而治不識書之言何謂也。

疏蔡虛齋曰：諒陰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陰為嘿。而於不言二字為重複矣。當依覺軒、蔡氏說，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方知書所謂王宅憂諒，陰者為合，而於鄭氏謂杜榻所謂梁闇是也。尤為有證。

附孔氏解諒為信，陰為嘿，蓋彷彿不言之義，而妄釋之也。覺軒引鄭註猶為近理。大抵陰者幽闇之義，或者父母自明而即幽人，子居廬不敢居高明之所，而居幽闇之地，蓋其哀戚如將見之也。至諒之為梁，則無據而姑存之耳。何謂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下文因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序諸子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古之人君居喪皆然。考之古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已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凡嗣君所當言者，冢宰皆代之言矣。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也。然則高宗亦猶行古之道耳。子何疑乎。

疏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邪。雙峰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附蔡聖人只答人君可以三年不言之故，未論及冢宰之賢奸可倚托與不可。

以倚托也。且觀周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言。中庸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之說。則知慎選家宰原有知人善任在先。故既為大臣亦斷無不可委任之事。若於君薨居喪之時。慮及姦邪之不可委任。則已晚矣。即晚村君誠仁孝能行禮。大臣安有不足恃之說。道理雖正。然嗣君初立。若遇大奸慝。亦難以一時之仁孝感動其心。如此又見家宰之權關係于國家者重而不可不預擇其人也。

上好禮則公信

此明禮以定分之意。精神全在一好字。但徒以禮之儀文度數。安能使民分定情安。惟得其恭敬遜讓之精意。方事事有規矩準則。而又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易使。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此言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口上之於民常患其難使非民之難使也由於上之不好禮耳上非盡

無禮於其民。特以所好不在此。用雖極品節制度之詳。皆具文矣。有如上誠好禮。根於心者。動皆天則之自然。踐諸躬者。悉為人事之當然。此豈必為使民而然哉。而禮達諸政。則良法皆美意。所運立綱陳紀。天下皆肅然。知上下之有等禮。達諸教。則大經皆至性。所通勅叙。惇典天下咸秩然。知尊卑之有辨。觀化者既有以動於不自已。而率由者。又各安於一定之分。民之易使。豈待刑驅而勢迫也哉。

朱子曰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

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遂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蔡虛齋曰：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矣。以禮驅之。無不可使。若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

之下

爾。好。禮。則。禮。達。禮。達。則。分。定。分。定。則。情。安。而。易。使。禮。達。分。定。四。字。在。好。禮。之。下。民。易。使。之。上。○上。之。好。禮。內。自。誠。意。肅。恭。以。至。於。外。之。衣。冠。瞻。視。近。自。宮。庭。朝。廟。以。至。於。遠。之。郊。甸。閭。閻。無。一。事。不。是。禮。無。一。時。一。處。不。是。禮。故。禮。上。加。一。好。字。便。是。以。精。神。貫。徹。本。末。精。粗。無。所。不。具。不。然。制。度。等。威。如。何。便。達。於。百。姓。而。分。定。時。解。有。謂。禮。字。不。消。講。到。精。微。只。宜。粗。淺。說。者。謬。也。○只。一。好。字。不。但。貫。徹。禮。字。中。並。貫。徹。到。易。使。中。去。若。無。好。字。禮。只。是。驅。殼。子。如。何。能。達。又。須。知。好。禮。不。單。為。要。使。民。而。設。則。民。易。使。是。好。禮。中。自。然。效。驗。雖。使。民。也。以。禮。使。之。然。却。不。靠。這。些。少。箇。禮。若。靠。此。使。民。並。禮。亦。是。作。用。權。術。矣。

子路問

此見君子之道不外於敬修。即修己以敬一句已括盡君子下文安人安百姓俱在其內。特因子路之問引伸言之耳。末二句不重堯舜重不可復加。意要之

猶病即是堯舜之以敬安無盡。修亦無盡也。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子路問如何而後可以為君子。子曰。君子之道。惟修己而已。君子之修己。惟有敬而已。內無一念之不敬。外無一事之不敬。戒懼慎獨。無時稍懈。則天理

存人欲過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然也。蓋敬該動靜合內外微上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大矣。乃如斯修己以敬而已乎？蓋疑其限於己也。子曰：對己而言則有人以己觀人。則己之道即人之道也。果敬以修己而靜虛動直。施為無不當理。則一敬所充自然及物。雖以之安人。不外是矣。而子路猶以為未足。曰：君子之用宏矣。乃如斯修己以安人而已乎？蓋疑其限於人也。子曰：盡乎人則為百姓。以己觀百姓。則己之道即百姓之道也。果敬以修己而施為當理。則一敬所極無物不被。雖以之安百姓。不外是矣。夫修己以安百姓。其學問至精。其功用至大。雖欲明如堯溫恭如舜。其猶以是為病而未慊於心也。豈復有加於此哉？蓋安無盡。修亦無盡。洵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疏義 朱子曰：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

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是誠。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此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

底意思。○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
 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
 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
 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
 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
 體而言。亦曰專言之者。○呂晚村曰。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
 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
 有遠近廣狹也。然則已有異與。只為修之量有足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
 大。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能而地分儘濶遠在。○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
 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
附 修字中間工夫儘無窮。敬字是舉其大綱。總腦處任你許多修己工夫。如

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都少。此敬字不得。此修己必敬以修之也。然敬字亦
 不是離却事為。只一戒慎恐懼。便了。戒慎恐懼。些甚麼。則敬字工夫。仍貼在修
 字上做。此所以合內外動靜貫始終。上下而一之。不難安人安百姓也。不然離
 敬說修。修字無根源。離修說敬。敬字無實事。以之治一己不足。况人與百姓乎。
 人只知講敬字。忘却修字。此敬其所敬。非聖人所謂修己以敬也。○修己與安
 人安百姓不同者。如修己有致知力行之功。安人安百姓。有知明處當之事。且
 人近則有諸己。而後求。無諸己。而後非。百姓遠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後無
 不平。此自要事事擴之。節節推之。若總腦處却是敬主。一無適豈有兩箇。故修
 己是這箇敬。安人安百姓亦只是這箇敬。故曰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
 遠也。然謂包舉到安百姓。只是此敬。則可謂敬中充積之盛。更無漸次。亦不可
 且如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忘。固是敬。然不動不言。而亦敬。信則又進矣。不賞
 不怒。而亦勸威。則又進矣。到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又進矣。內裏一層精密。

一層外面亦一步顯燦一步晚村謂無不統者敬之理有差及者敬之功候最細。

原壤夷俟

此見聖人待故人之厚。以禮字作主。總是惡其無禮。不遜弟三字極重。幼長二句追遡其由來而責之。老不死正指今日是為賊。三字總承幼長。說即照警其將來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脛其定反

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序 孔子之故人原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嘗見孔子來為夷狀

蹲踞以俟孔子惡其無禮也責之曰人之立身莫大乎禮不可以斯須去者也

吾觀汝之不遜弟也自幼而已然以為是猶有童心長或知改比長矣又無一

善之可述焉以為是當死今老矣乃又不死而猶為此狀則是汝自幼而長而

老徒敗常亂俗為名教之蠹是為賊而已矣是將令天下無少長老幼而盡放

於禮法之外也既自以其身為賊而尤而效之者且賊在人心風俗可不戒哉

言畢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欲使勿蹲踞者然孔子於原壤登木而歌則舍

之夷俟則警之舍大故以全交警小節以全教其待故人之道如此

疏 朱子曰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

之時尚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素

好禮則久生可以維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

俗故名其為賊壤良可戒哉

附。着。來。原。壤。夷。侯。亦。不。是。倨。傲。孔。子。若。是。倨。傲。便。不。當。蹲。踞。以。待。矣。蓋。他。是。老。氏。之。流。所。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只。是。以。先。王。之。禮。為。繁。苦。欄。欄。人。苟。得。禮。之。意。更。不。消。要。許。多。節。文。如。知。和。而。和。便。了。且。如。禮。之。意。是。要。謙。卑。今。至。不。敢。與。聖。人。講。揖。讓。而。蹲。踞。以。自。處。豈。不。是。謙。卑。之。意。而。不。知。其。簡。易。而。非。禮。矣。老。氏。學。問。只。是。以。退。為。進。以。柔。為。剛。故。朱。子。謂。老。子。只。是。笑。嬉。嬉。底。人。原。壤。夷。侯。正。類。此。○。註。云。自。少。至。老。無。一。善。狀。已。該。本。文。三。句。說。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久。生。於。世。承。上。自。少。至。老。來。徒。足。以。亂。常。敗。俗。承。無。一。善。狀。來。則。是。賊。而。已。矣。總。斷。一。句。非。老。而。不。死。方。敗。常。亂。俗。而。幼。不。遜。弟。長。而。無。述。尚。不。敗。當。亂。俗。也。

闕黨童子

此見聖人教小子之道。亦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有抑其虛僞。長其德性。意章內二益字相照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不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

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序言昔闕黨有童子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將賓主往來之命意蓋有在也或人不知而問曰將命非易事也而今乃使是童子意必學有進益者與不然何以寵異之如此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理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子曰童子之將命且勿論不益也使其有求益之心則隅坐隨行之禮所必遵矣而童子不然吾見其不循隅坐之禮而儼然居於位也吾見其不循隨行之禮而儼然與先生並行也此非能謙虛下人以求學之益者也乃不安童

子之分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者也。吾使之將命，亦欲其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潛消其虛憍之氣，而漸長其德性之良。正所以抑而教之，豈寵而異之哉。

疏 朱子曰：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躐等為戒。○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階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附錄 吾見字須要着眼。難道童子敢居聖人之位，敢與聖人並行不成。蓋聖人之門，羣賢畢集，齒先童子者固多，德先童子者亦不少。此童子以為同學於聖人，便與諸賢一般行事故，亦居位並行而越少長之序，無揖遜之容矣。曰非求益，欲速成，正為他速進於諸賢之列耳。○或人疑其已益，聖人不但許他益，並不許他能求益。

人便與諸賢一般行事故，亦居位並行而越少長之序，無揖遜之容矣。曰非求益，欲速成，正為他速進於諸賢之列耳。○或人疑其已益，聖人不但許他益，並不許他能求益。

